

文化鬥士楊裕芬教授

梁 子 衡

紐約飛雪斯人獨行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楊裕芬教授擅文藝亦具器識，他是我生平所敬佩朋友中的一人。

紐約街頭飄着花白的雪，一位七十高齡的紳士從地下車站慢步走出街上，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廿年，他還是那樣俊逸、康壯，孜孜不息地在那裏為發揚中華文化而奮鬥努力。如果以他的生活享受而言，他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

我有一次遠遠的走着裕芬先生走過紐約的唐人街的孔子大廈，使我感慨萬千。純西方式建築的孔子大廈，似乎把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穿上西裝，這不是孔子自己變了臉孔，而是近代人把孔子變了臉孔。中國歷史上要孔子變的人太多了。秦皇要把他火葬、坑埋（焚書坑儒）；毛澤東要把他槍斃、滅屍（文化大革命）；亦有無數人要把他化裝或毀容，來作爭奪名利的工具。

孔子的精神不死，萬古常新，是因爲除了秦皇、毛賊之外，仍然有一羣孔門的文化鬥士在海內外每一角落來埋頭苦幹。我認識的楊裕芬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人。

錢穆先生近在其「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大

作中說：「中國士流之影響與貢獻，主要在社會之下層，即如許行，親操耒耜，耕耘田畝，而陳相之徒聚而從之。」我常認爲中國社會之不易倒是因爲有家族的組織基礎；中國文化之不易倒是因爲儒家思想早已社會化。秦皇、毛賊毀孔只能毀了「上層」的少數人物，而無法毀了社會的廣大羣衆。例如楊裕芬教授，不管他在文化界的份量如何，但他這顆文化「過河卒子」，却橫衝直撞的在整個海外文化棋局中，發生了積極的作用。

道統法統兩條線上

冒冷吐清芬，着意傲霜雪，不讓松柏奇，差看梅獨傑，信然王者香，不與羣卉列，時日今全非，世態變涼熱，衆皆改舊觀，爾猶慕高潔。

這是楊教授先尊翁佩卿公的一首詩，寫盡他家的門風和他的風格。

「先考佩卿公諱天受，族名貽善，字幼翰，其先晉之寧武人也。先祖考自晉來粵任南海縣左丞，後擢遷感恩、新會等縣知事，以居粵久遂籍屬番禺。先考生於廣州。」（見裕芬先生在「三鱸堂詩鈔」所寫「先考事略」）

番禺爲粵首邑，廣州爲粵省會，爲人文薈萃

之地。據我所知，楊教授的先輩，均爲讀書人，楊教授雖曾說：「原來我的祖先是在山西鎮守雁門、寧武和偏頭三關的楊家將。」（見楊著：從事華僑教育——自述之一——）如果這樣，楊家不僅能「文」，同時亦能「武」。

過去中國的讀書人多執着兩條線來努力，也可以說多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兩條線上。一條線是文化；一條線是政治。文化包括了耕讀、教書、著述等等；政治包括從政、服務社會等等。文化屬於道統，政治屬於法統。中國的士，多重視道統而輕視法統，他們認爲法統可以斷，道統絕不能斷。

很多人以從政與否來衡量士的資格，這似乎是犯了機械論之病。魯仲達、賈誼、嚴光、諸葛亮、王安石、司馬光等等，均爲士而參政，而且幹得有聲有色。錢穆先生說：「黃巾亂後，繼之以魏蜀吳三國，曹操、劉備、孫權皆士也。」（見錢著：「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一文）可見士的範圍頗爲廣闊。

裕芬先生曾由郵務員而任官至銓敘部司長，而未毀其文化人形象。他在文化崗位上，是一位「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人。

受兩個學人的影響

楊教授的父親佩卿公早逝，因平日做事清廉，家無遺產，他居長，下有弟妹六人，生活艱辛可想而知，因此，當他在廣州中學畢業後乃投考郵務員，以助家計。

楊教授在國內從小公務員做起，一路由郵政局轉梧州市政府、暨南大學、粵漢鐵路局、交通部、銓敘部。他苦學而不影響其學問才智；政治事業雖未輝煌而不影響其對國家的貢獻。且中國的知識份子有一似乎是宿命的傳統，一士講學，見重於野，未必能見重於朝。他們心安理得，以發揚道統自居，甚少後悔。

裕芬先生一生最大的安慰是担任暨南大學祕書長和銓敘部甄核司司長的兩個階段。因為他在暨南大學接觸了鄧洪年先生和很多有名的學者。

「輔世長才，政治本根常在學；任重致遠，華僑子弟易成才。」

這是胡展堂先生為暨大所題一副對聯，楊裕芬先生後來由國內發展至國外，由政壇轉進至文壇，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深造，暨大對他的影響似乎最大。我常說中國移民，經濟因素是動機，文化因素是動力。暨南大學當年以吸收華僑青年，推進華僑教育為宗旨，楊教授置身於此，當更能體會海外文化教育之重要。鄧洪年先生逝世後，他的公子鄭賢南大使曾在紐約舉行一個追思會，參加的親友故舊和暨大校友甚衆，當時就由楊教授講述鄭校長的行狀。

楊教授在銓敘部曾以下列三事為努力的目標：一、改善任用法規。二、建立公營事業人事制

度。三、創辦人事行政學會。

上列目標在楊先生孜孜努力之下，均逐步完成，但他的得意並不在此，而是在於能親身繼承當時銓敘部長賈景德煜如先生和學人徐道鄰先生的馨教。我們可以說，裕芬先生的器識文藝，到了與賈煜如、徐道鄰兩先生接近之後，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楊教授曾出示賈煜如先生用硃絲格橫軸寫給他的首詩：

「楊柳千條綻碧枝，江村鎮日雨如絲，南泉風月仍前度，仙洞（註）桃花又一時。入穀盡為天下士，傳薪愧作衆人師，關門額後吾曹事，好與羣賢共主持。」

註：南溫泉附近有仙女洞。

這是賈煜如先生在銓敘部時的心境。

徐道鄰先生賦性聰敏，淵源家教，國學甚有根底，並往德國深造，學貫中西，器識恢弘，是一位難得的人才。抗戰前，他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那篇「敵乎友乎」一文，轟動一時，至今猶膾炙人口。徐先生病逝於美國西雅圖，國內外追悼他的文章甚多。裕芬先生常以得與徐先生共事為榮，可見學人們的聲氣相應，感情自然深厚。

海外中華文化播種

楊教授在海外的的工作，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舉其要者：他於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膺選紐約中華公所主席，並先後担任全美文化協會祕書長、美國亞東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編輯委員、華美協進社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楊教授精於

文藝，尤以篆、隸、草、楷四體書法見稱於時，我們在紐約唐人街的華僑商店中，常見到他寫的條幅或對聯。他愛以親友的名字撰寫聯句，可見其詩詞的功力亦深。

我發覺楊教授對發揚中國文化，對華僑社會的貢獻，不在其有形的實際職務，而是在其無形的人格感化。當華美協進社成立五十年紀念，楊教授身穿中國長袍與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在慶祝餐會合拍一照，這雖屬一個小動作，一樁微不足道的事，但對華僑社會言，這襲長袍充滿了中華文化的光亮，無異把中華文化一塊標誌貼在美國土地上。華僑會打從心坎裏浮出他們的興奮與驕傲。我目擊許多文化愛國鬥士漫步於紐約街頭，我體會出他們衣袖裏帶着寶貴的中華文化種子，像農夫在稻田裏插秧一樣，散播在當地的泥土中，抖出人類的希望、生命的希望、國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一個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其功績當由歷史來評估。這裏使我想起蘇東坡，蘇東坡政途失意，但在他死後，許多名勝為他而得名，他也因此這些名勝而永垂後世。

黃州東坡廟有一副堂聯：

「一生與宰相無緣，始進時，魏公誤抑之；中歲時，荆公力扼之；即論免役，溫公亦深厭其言，賢奸雖殊，同恨君門違萬里。」

「到處有西湖作伴，通判日，杭州得詩名；出守日潁州以改名，垂老投荒，惠州更寄情於佛，江山有幸，但經官轍有千秋。」

這種超時空，不含勢利的評價，是中國道統

中最珍貴的一部份。中國士之可貴，是貴在萬世，並不貴在一時。

張曉公爲士人打氣

民國六十九年夏天，我赴美探親，重晤楊教授於紐約中美銀行。他是該行的顧問，他借銀行辦公室理文化而不是理財務。



楊裕芬教授在紐約華美協進社任教十餘年，深受中外人士愛重，圖爲前美國副總統洛克斐勒在慶祝餐會中與楊裕芬教授晤談時留影。

楊先生談及文化，仍意興風發，老當益壯。我自去年起已居閒職，楊先生對我特別關心，以我居閒爲不宜，說了很多鼓勵的話，我很輕鬆和他分析，「閒」是中國士積極的一面，也是安穩的一面，「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是「閒」的積極作用。我說：「一個人，幼年、少年屬於父母；青年、中年屬於國家和社會；老年則屬於自己。如果，幼年、少年時「閒」，是國家的責任；青年、中年時「閒」，是自己的責任。」

後來，楊教授寫了一副對聯給我：

「雲漢襟懷弘士範，

驥材騰達邁羣倫。」

雲漢是我的別號，我把我的別號，加上兩頂高帽便成此聯了。我想，這是我那次「吹牛」得來的代價。

我去年晤見裕芬先生之後，我常盤思，我能爲這位文化門士做些什麼？我估計我自己的能力，只能爲他做一點表揚的工作。當我於六十九年八月由美返國，因事在浦泉街張公館晉見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峯先生，我提及楊教授，隨便問他：

「張先生，假如有一個人畢生致力於文化事業，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我們應如何給予獎勵呢？」

張先生說：「我很同情，但我能給他什麼？」

我抓着張先生這句話便說：「以先生今

日的地位，還可以做很多事，我建議張先生不可以給楊教授一個名譽學位？」

假如張先生是一位官僚，他便會說：「讓我想辦法，考慮，考慮。」但他却毫不猶豫的說：

「好，就這樣辦吧。」

我接着問他：「如果張先生答應，我可以不可以寫信告訴楊先生？」

張先生很爽朗說：「可以，可以。」

自與張先生晤面後，「名譽學位」之事久無下文，我很耽心，我這廣東佬聽錯了張先生的浙江國語，如果真是這樣，我騙了楊教授，也對不起張先生。幸好過了不久，張先生把中華學院名譽哲士學位的證書寄到我駐紐約的鄧處長權昌先生轉頒給楊先生。

張曉峯先生爲中國的士又主持一次公道，使我既敬佩又感謝。

復興文化犧牲奉獻

民國七十年三月，楊教授返國參加中國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約同我往晉謁張曉峯先生一面謝頌賜名譽學位。

三月廿一日下午三時，張先生在中國文化大學接見我們，當時在座的還有該校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所長丘正歐博士。

我和楊教授於下午二時上山，台灣是民族復興的基地，陽明山則爲豎立復興與基地的一個燈塔。革命實踐研究院設立於此，國防研究院設立於此，張曉峯先生主持國防研究院時，創設中國文化大學於此。華岡由草峯變爲瓊樓，巧奪天工，

此一大智、大仁、大勇之賢人事業，捨張先生誰能爲之！

我們準三時進入張先生辦公室，握手寒暄，各就座位，楊先生致謝之後，張先生微笑，楊先生微笑，丘所長微笑，我也陪着微笑；張、楊兩先生再互相點頭，張先生微笑，楊先生也跟着微笑；張先生看着桌上的稿紙，楊先生看着房中的

書櫥，張先生一笑，楊先生也陪上一笑。兩學人名山，名校相會，像已心靈相通，有此地無聲勝有聲之感。他們沒有相互恭維的庸俗，也沒有相互敷衍的虛偽，純真而又忠厚。大約七八分鐘後，我便提醒楊教授告辭，我們結伴下山，回頭一望華岡巍峨學宮，張先生的笑臉重見，真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民國七十年七月，我再度遊美，曾三次與楊先生茶敘閒聊，最長的一次是在一間美國人的咖啡店中，他對國家民族前途之關懷有增無減，尤念念不忘於紐約文協及書法學會工作之展開。就推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言，他眞已做到犧牲奉獻，奉獻犧牲的地步。

民國七十年十月一日於台北郊居

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14044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的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信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啟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